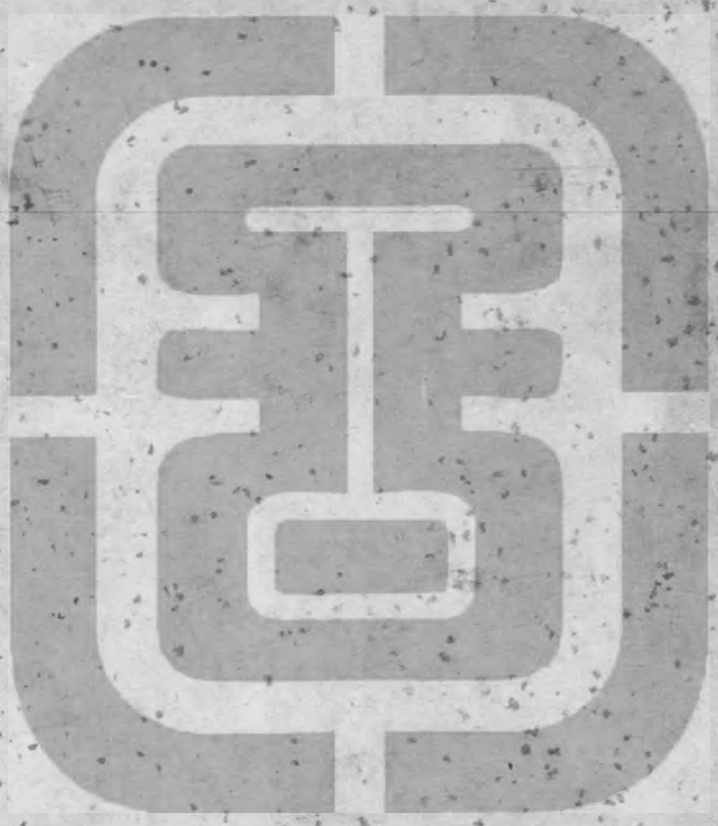


十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一

應制錄一

雍虞集伯生

冊文

皇后祔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侑闕宮在邦家而有制永
言徽懿宜極尊崇

英宗皇后薨吉刺氏媿德

英皇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

孝祀之苾芬摠覈權綱成化功之簡易亶資中助丕顯前聞
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著順承之美鼎湖之逝感霜露之
恫身椒掖晨空驚歲時之即遠乃修編典式贊嘉稱謹遣攝
太尉某官臣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莊靜懿聖皇后升
祔 英宗廟室伏惟濯赫有灵陟降在上歆于大饗於高

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祇服祖宗之成訓式垂統緒之正傳躬荷洪
休勉登大宝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瞻壺闈聿崇
稱號皇后寔吉刺氏專靜謹抑懿柔泝嘉世有令儀來相
宗事肆朕奮勞于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暨予力濟于艱難亦
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之常官府具宜家邦
與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
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寧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
闕睢之化行庶几有助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嘗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
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誅欽惟
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詭歌而追思

雖身居絕域多歷于歲年而義勤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
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安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勤庶未蕪於
漢戴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
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祀嚴升祔誠備顯揚
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

翼獻景孝皇帝廟號

明宗伏奠睿昃俯回歆格克綏丕祚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御名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
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助冲奉神器以持懸仰慈恩而思
報欽惟 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著坤儀
於天下彌綸大造凝昇命于禁中爰尊太母之鴻名祇若我
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祐方來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

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 皇國於萬斯年介以景福永
言思齊祚胤千億臣御名誠懼誠忤稽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猗那皇明世續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塗言受率
土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
夫子脩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万世賴焉漢
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為注疏
立教者用之 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鄴而明
之不在孝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
悉端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

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考夫邵子
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蘇旨意所指文
義所當有異同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為
二以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
迨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
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于啖趙陸氏始辨
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歸之三子之說果於得聖人之旨乎
立義得死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周官小
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
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
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劉氏權衡三傳益密于陸而劉傳果無餘蘊乎胡氏之說其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尽力清洫制其蓄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堀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閼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于暎河南北平行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往上貽宵旰之憂至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帛分行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淮既之利瘠土為饒不善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潰噬食茲欲講究利病使畿輔諸郡歲无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術何先使閼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潞防决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 列聖繼作四征不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

世祖帝皇混一區宇朕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礼乐定貢賦 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一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禋太室仰而思之求其道而未能也夫親莫內于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道乎尊賢莫先于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既富方毅矣尚有以休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既久矣一而同之道尚

有可克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六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无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庭其備陳之朕特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于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為天丘陵川澤之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為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時武王詢之文並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

有待于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于箕子然則群聖之與有待于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于師考之于古得之于心宜之于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為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為道非堯舜無以為德無禹湯文武無以為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合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特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者思古人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幸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着宮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細高迎颺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霧慶壽竿之方持輒陳節
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鑑飄羅雪監注
輕冰酌玉漿塵尾可消時昼永絲絲宜祝壽年長清朝共慶
宮闈貴萬歲萬歲蒲沈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畫層巒摠含雨氣潤百谷
正受川光溢太牙洲渚善沈洄滄江散落碣石開山田何處
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遠臨流不度心為
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臆看春色蒺藜沙上暖塵飛何處

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出窓寫汀渚殘雲野水三百年依舊
松筠濕春雨

燕文貴小景

行尽長松逕溪頭有小舟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所憂至
平曠玩肆生縱逸毋俾持釣翁倚杖三太息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殊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清海
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煖坐衰翁
妻子相看語笑同
翡翠鴛鴦元是畫
櫻桃楊柳詎非空
清朝優老容歸早
野寺宜閑見歲豐
旣率有天何異此
葛巾吟倡白蓮風

陳閱盡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
曾見騰驤逐鹿場
馳射衝波誇獲雉
故知英氣似前王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
坐展兩足手按膝
兩龍還入軍持水
風衣拂着磐陀石
深山海島非人間
碧桃花開啼鳥閒
法雲還為寺慈起
矍然飛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疾藜秋
韓幹新圖撫不收
天廐真龍奇骨在
故知臣甫負驂騑

曹霸下槽馬

櫪下長年飽豆芻
誰通馬語識踟躕
主恩深重知何報
或者東封駕鼓車

韓晉公混土星像

倚黃靈填土中
馴伏牛類相從朱
旂揚招八風乘天
田入紫宮命司畜
錫九農鳴塊梓年
屢豐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
露華在芳藂
外廷無奏事
殿閣自微風

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
老馬咆沙泉水溢
囊橐盛滿不辭勞
微外天山雪千尺
君不見聖明天子
恩澤多旁及四海
猶翕河昆虫草木
感餘潤日獻醴泉
甘露歌

滕昌祐懷香睡鵝圖

蒼鷄惜毛羽宛々卧春雨々餘日照沙上有蘂香花懷香不
自獻夢到金臺殿々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天子作奎章閣萬机之暇觀書怡神
則恒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々其欽聖性日熙迺闡延閣左圖右
史匪資茲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
萬年

棊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棊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机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礼于輔相老臣者以為爵位之崇錫
予之厚有不足以尽其心則必象其体貌而致美于形容焉
於顯々昂々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
夫公以勲門將忠篤尚儒素積孝以用致人莫知其志之所
存也出事

世祖皇帝始為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 累朝踐揚

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勲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
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弥固夷險
一致進退以時盖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為清嚴似
楊綰淵通似李泌周微似姚崇劉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搆禍
蹈机穽而不為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

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

今上皇帝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為之贊臣少嘗

從公游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 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

獻詩曰

肅肅魯公泰山若 剛毅直方為國之監有言有猷以定國
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

世祖舊臣維公在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 上帝者之俾佐

天子底定綏輯弥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照

芳陽春國有老成邦家之福 天子万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像贊

天曆孟夏庚午初吉 聖天子以為御史中丞趙公世安元

從功臣爰置左右踐敷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命繪像

用肅具瞻親翰御墨書勅其上識以寶壘而命臣集述贊焉

公之事 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告以謀猷之

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倦 焉愛君休國之意其見于儀形

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肅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法度章

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

世祖最重斯職 列聖授璽精意慎擇噴必有能廉必有材

必信必親庶尹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既勤其躬亦衡其

慮 天子有行鞭弭秦鞬 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温 其儀

侃 其色珮玉舒遲前席密勿曆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

紀以贊國成知無不言 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 天

子万年大臣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吳宗師畫像贊

游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已于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濡迹

於公卿繫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黃石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藻冲和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于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為象兼焉斯其為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于今日殆不足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歛電馳武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濡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駒而在朝樂彼趨驟內而肅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年夏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

日閱其良于是五雲之驥焉出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雲立仗群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其游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其命善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斯驥也生于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茲噫一馬之善上猶錄之如坎豈有人材之出于當世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

房宿儲精天馬來下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黼黻厥身粲若負圖猶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乘天嘯雲耀日爰勅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雀贊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不蘭奚中書平章政事臣亦列赤御史中丞臣脫盈納等欽奉

皇帝聖旨皇后懿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脩羅天
大醮于大長春宮四月朔旦臣不蘭奚自長春以青詞入謁
內廷請署 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
鼓吹導自禁籞歷于曾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
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
霧以繽紛法曲 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百姓聚觀乃
有青宮白鶴飛舞太空雅啖長鳴去人尋丈若群真之竝駕
從 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覩驚嘆神異醮
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其先於舊人老成端恪道行嚴
一故能深達宸衷致感玄微有如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
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具如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
故玄裳縹衣羽翼乍離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于九天
老臣奉詔禱祈庶竭愚分而已至于明應則 上帝之所以

報兩宮非老臣之所能致也然臣不蘭奚等不敢隱其事繪
圖以聞傳 旨因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
上至真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于寥廓橫
四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有之鳳凰來儀神祇
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真人
建大醮于茲宮有瑞雀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常徐琰見
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

世祖皇帝在位之五年今茲之歲則

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微之感同符

世祖不六盛乎於乎我 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愛物之

惠前圣後圣其揆若一則吾 聖元宗社無疆之福詎可量

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

明 天子昭事上帝肅 在宮齊聖無二乃瞻殊庭神明所

都嘉徵瑞圖此具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
忱禱綠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灵俱與倬彼雲漢有
飛者羽如雪映室載翔載舞乃占道書是為貞符聖神鑒臨
其來舒、降休賸祉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道園學古錄卷廿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二

應制錄二

雍虞集伯生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惇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虞
元媿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
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遵豆出房因流風于殷禮瑟琴在御存
燕樂於魯堂功言邀若于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禘衣
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柔倫吾欲廣闕唯鵲巢之化皇
皇文治天其與河看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
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恩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体尤隆於尊屬肆頒異

數祗協彝章公主其慈孝夙聞肅雝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于先朝鳧絳龜蒙遠真安于樂國爰進加于長號又增益于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弥崇于威畹易占元吉世永保于藩封

燕帖木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續丕圖國有社稷之臣亶維世胄既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鷲有謀英銳無敵我皇考昔撫軍于龍朔而尔父寔佐命之虎臣賜券報功盟書啓籥更累朝而弥顯識大歷之攸歸手握兵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成服奉粹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綏輯之恩城闕壯莫安之勢俾兼司于將相用修扞于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身為天下之安危皆食真于王封今

何慙于徃轍是用錫之位號朕以土田禮冠絕于百僚名永垂于千載嗚呼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于勲勞建太平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于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有恒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德慈温厚而老成卜以負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竝居甲觀以扶持嗟備著于勤勞不少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巡來次于近郊秋露久濡于宿草顧茲賁典未究深衷迺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于王封千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奕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尔劳克任保持之力至于今日共
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礼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
躬安其煦育之柔稱尔温良之懿邦家官府共具故舊之思
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
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其遠
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褓共其燥濕啓
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索韉而未釋傷雨露之
逾深 轉以歸筭惟頓失迨予續緒風雲千載之興獨尔親
臣丘隴九原之閔廓其封兆錫以榮名顧未究於予懷乃增
疇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不及于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
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初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
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濟慎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
而勸義守栢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于地下疏恩
以報何不逮于生前賁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
世固申勸于舊勞忠孝萃于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敷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未及
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官韓赤副
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閑與衛于藩垣治軍實於幙府自羣
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藻前驅仰承天表准
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寮徧踐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
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北還猶駐旌帷而按堵不遺憂于宵

盱真知休之股肱久簡朕心方將柄用迺致愍遺之誅寔深
耆艾之思賢子能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賁卿始終並兼封
贈之崇式表哀榮之極於乎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尔
子孫輔奠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朕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
於禘禴用齊華于圭衮具官幹赤妻鈇理柔嘉而端肅恭儉
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
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
此朔方實尔世家之舊蹟于上寿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迺眩廷臣之舊昔鷹柄用之勞俾率
勳章特还卹典具官哈散秉資謹愿接物寬容始緣宿衛之

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闈蓋歷事于五朝執政廟堂常首
相者數載每規隨于畫一克同協于和恭均逸外藩遠將德
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之時率在阜殷之日久奉
公于夙夜亦良稱于股肱弗永終譽遽具遠慨秋霜在野莫
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封尚服維新之渥茲誠異數式慰遺魂
噫遼海非遥姑遂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燕卜鄰知院祖明里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著恩
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礼始逢景運
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我行有左弭右韃之助克勤乃事竟
隕厥躬顯融不及于當時勲業迺與于後裔往藉故府宜錫
嘉和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于上谷賁諸幽壤名王遂賜
於全封尔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與運之隆

母子有成人之造異

恩所洎豈曰徒然其官其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子每
崇忠厚之風宜尔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傳之後
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並列於戲酬其爵邑欲速奉
於雲中咨爾臣工以示勸于天下用申顯命以貴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
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其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于
前江既賈先登之勇使節再臨于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
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尔一
家兼茲兩府故紀勲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
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師垣申泰山之盟聿昌世胄益

長

崇忠蓋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著龜爰極文
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权具官趙某方嚴而精明果毅而
詳縝卓以橐鞬之曹倏然常布之風始事

世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寶簡書每先幾而扶
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崇依日月之光不改冰霜之操
洵在政府蔚為名臣嗟賢者之遺屯見予家之多難蕭望之
身罹机禍幾貽咎于當時汲長孺面質深文豈獨為于君子
暨于戲定嘉尔勤勞審是統宗既蹈危而奉義至其子弟亦
見殺以成仁方因報之在衷屢引年而為說載念紫微之務
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尔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于館閣以
勵相于國家於戲慎乃威儀赤舄具瞻于几俾之耆艾泰

山庸作于岩尔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悟理間八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內教爰錫嘉稱悟理間八歷世勤
脩一源不昧寶月長臨于逝水慈雲隨起于祇園遠探夙智
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真如之蘊實契予心紹隆佛種之傳以
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應圓悟佑福國師

封鑑贊八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鑑贊八性本天成
世隆佛種昔弘宣于內典蚤有譽于諸方物不累心舍奉已
者二萬戶事融于理獨隱居者十餘年既徇請而一來宜具
書於褒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提持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丕續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迺瞻

真如尤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以垂机顯
密齊彰神安著聞于當日慈威互用應休行及于千年競在
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恒仰寶坊萬石懸鐘
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雷輯多寶以新成暨余踐祚之初首
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贊書噫尚鑒至誠豈直朕躬之
禱益弘願力俾堅兆姓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為而民化故先哲相承于上德而
至誓不執于常名曠茲大歷之在予懷昔異人之輔世具官
某倣以典運衰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對即符于神會
嘉謀入告其詞如徵於著龜成功不居其圖志固輕於軒冕處
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酬酢事交而先見其幾從
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高于衆甫傳宗最號于多賢盛

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適脫屣而弗留每當宁而永慨猶慮人間之爵莫靡方外之游俾極崇祿以表高致嗚乎陟降左右想陪列圣于帝庭出入有無恒佑万年之皇祚尚紆玄覽祇若寵章

大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概觀古昔有懷大道之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緣名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于今茲久張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為公朕用敷于至意居域中而同大爾毋敦真風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以脩德為治之事嘗進說于

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璘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忽都魯都兒迷失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曆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孝又勅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係于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為聖經賢傳有功于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會類可觀者又尽出于前代獨此編作于明時文字爾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為之序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于稽古之人臣真知愛君者務引于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之實者弗攷于古訓故也為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為敬則以承奉疏節為忠不知古孝以至于此為其君者獨何利哉今

天子以天縱之聖克尊前聞又欲群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
徇細人之愛為具臣之事而已也抑乎 聖心所在如天日
之昭明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于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于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于日象我
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 皇后念紹隆于 祖
武祈輯福于 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三乘經
教一大珪藏廣啓勝緣增崇 上志伏願光音融徹顯密圓
通五雨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等竟之慈常住
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
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

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于冢宰蓋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且莫有恒則
尊養德性以酬酢不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臣趙國公
李蘭奚以所領膳醫臣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進其言曰昔
我 世祖皇帝食飲必稽于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
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
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而 聖心博
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 中宮命留守臣金界奴臣工刻梓
摹印以徧賜臣下於呼推一已之安使天下之人俱安推一
已之壽使天下之人舉壽 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為心而為
生民立命者蓋如此天曆三年 月 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誠德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睿知之資臨御宇

內推一心之至仁參西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四時播五
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化九功既叙盛
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息於壽域之中而不
識不知者也而 皇上至德無外視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
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天仁惠藥局伴大醫院使臣
耿某取和劑尙方御藥院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效方
朱氏活人書嚴氏濟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
用者分廿六門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撒迪太
禧院使臣晃忽兒不花大司農臣張金界奴與奎章閣大學
士臣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
金製藥開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金界奴
至孝士院奉宣 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帝王之
於民也其為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為之謹禮讓治砭熯以救

扎瘡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者也今 皇上一日万几而思慮之周至于仁惠局之設可
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也者所以為我
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奉

勅視草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曆二年三
月作 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孝迺
置學士負俾頌乎 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
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廷外王之道與止得失之故而以
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以而有容不加飾乎
采斲不重勞乎土木不遇啓戶牖以順清燠樹皮閣以棲圖
書而已至于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

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
幾無一日而不御于斯于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宥有所圖迴
諍臣有所絕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
焉而声色狗馬不執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
善于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乎
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水土之
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而不易矣居
是閱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乎有道之福以保
我子孫黎民于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
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
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勅命臣虞集記諸而攻

木製匡廓植以為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 聖天
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于玩
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于河伏羲則之以作卦
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
仰遠近皆有取焉况乎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
以徵感於 聖心之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
也鍊五色石以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為古言奇奧蓋有
所喻五色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
宜而石者以見夫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
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交合也出於明時近御几
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叙五行中主皇極蓋以為
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謫見于上安動于
下矣然其要在于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

天人之際實在于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兩陽寒
燠風是也肅又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恒
若之咎此感彼應闕机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掩者如此夫
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 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
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
勝愧之至天曆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曆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 內殿 皇帝若曰
以予親于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肅綱
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我
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摠國憲其憂深慮遠
使吾子孫有以周防于隱微禁制于暴著其在斯乎朕三復
貽謀究觀法意惧無以彰 皇祖創始之明責任之重其刻

石內臺傲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伯顏等言謹具
石請刻 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其製文係以御史
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
承 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 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
漢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迹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
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網疏濶包荒
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
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絀群策取善無方定天下
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
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
以通功成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于天下
較若晷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焉而
弗察遠焉而弗達交脩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它

官雖貴且重不得預况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
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
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
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久勞于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
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
者必至于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
所告愬故慨然當守與嘆而屬意于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
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
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
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
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
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掾法二人後廢
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

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
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官秩如故內臺而監察御史二十四人西行臺初
由雲南廣訪司陞臺行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
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
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
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
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
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繼居其
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

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壅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于是有一勅臣集書其榜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達乎庖羲以至于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于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于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于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始生焉擬之為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為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

物為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于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于東既虧則不足于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体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滯而為淵注而為海何意于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心溥煥乎至文生焉非至和乎譬諸人心拂嬰于物則不能和流而忘逆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所于此請以是為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統之二年御書閣者雲四大字以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鑄貞木作大閣于饒州路安仁縣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度之九月一日上自上都清暑還次懷來集賢大率士不刺失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惧不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民凡其報功悼族進賢使能與利物惠懷遠厚徃下至一善一瓶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壽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贊詞弥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于机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于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

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為坊書度越前聖於乎盛哉然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勳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恩群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抃舞蹈奉詔歌頌詠嘆於无窮者也然藏副于名山嚴奉以崇楮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于萬一而不能自己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

皇上君臨萬方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于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堯光必有所注醴泉發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於是豈常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世祖皇帝為玄教之宗以清淨寧一之說贊乎 列聖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為長久顧

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 思先之所被及不於
此而何遠哉閑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
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 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
隨隱隨顯無遠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
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
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與感
嚴奉之意當何如哉川尹嶽祇凡百有神依乎

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護毋敢厭數則幽顯之道不亦有
著於億萬斯年乎至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大率
士不刺失利寺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嘗蒙 先

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擬為 太上老官說經之像刻沉

水之香以為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

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 皇上寵賜閑者看雲四字橫以

文粹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 勅汝集其作文以記

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

不可得而知也而 聖人與天為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

而窺矣聖人遠矣擬諸形容而像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

是人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

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者

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為聖不足以

盡之又有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于不可知者以

為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

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

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

當此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于此可以比德于君子之盛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為天又曰為玉。天之類也是以祀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謂之老君猶以為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為乎上古聖神以為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得而名言也則畫而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風霆雨露之所以變化仰而視之天之所以為天者無不在是

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于此而有得則於其希明盛服之有臨睟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以此事天豈非玄教之所以

為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玄教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繩之傳方未艾也噫玉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修老子之孝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為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于番陽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廷祐二年郡守王都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芝山道院以主

其廟故翰林孝士元明善為書其事作迎送神曲以祀神焉
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者袁仁慶之別業在永平
門外平衍寬阜因玄妙現任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為番
君廟仍作為宮于其側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二三年自舊廟
奉番君之舊像以居仍以梅鎔將軍侑食守符吏士各率其
屬庶士庶民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
幣大合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大宗師言于朝

天子遣使者封奩香織金文之幣為之衣以賜 勅翰林院
畫旨賜文惠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願神凝素文教真
人于有吳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
曰文惠王文因漢舊誼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觀
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為故萬
戶齊其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省參政王都

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甲乙治觀事者志

遠也六年九月朔旦

天子清暑上都還次懷柔集賢大孝士不刺失利等用大宗

師言新廟之宮宜勒銘有 勅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

史策世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

番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茲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有

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太末之

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大新其廟韓愈嘗

書其實焉吳秦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中國會盟季之子

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蓋以為氏番君又以吳

氏與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

師受知

世祖皇帝事 列聖五十餘年尊崇安文卿相莫及位特進

號曰真人其大父父有

武宗皇帝之錫名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為公于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于宗家再作番君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傲于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手稽首奉 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 於赫番君 相是有婦 克渙其群

江南之東 惟番惟大 洪源盛流 彭蠡其匯

大納有容 保和以冲 含生所資 神明來宮

額之千里 中城聽治 民之來享 出入多制

神道尚函 人道尚明 別而理之 新宮乃成

既遷既好 歲久而弊 東門有田 萬神攸萃

自堂徂基 棟宇言之 靈之洋洋 來享來安

預瞻故鄉 孰非吾土 隨感有見 寧滯方所

相方度新 在我曾孫 曾孫孫子 思著思存

道家之宮 以祀上帝 則具是依 曷其有替

文惠之集 人魚異詞 有煇裳衣 勿私爾邦

天子錫之 神之格思 舍尔舊德 勿私爾邦

惠我四國 史臣修辭 麗牲有碑 百神敬共

明詔在茲

道園孝古錄卷之二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三

應制錄三

雍正虞集伯生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為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有城郭樓堞門障閑禁官治行伍廬舍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孝在焉衛之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偏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後歲巡幸則以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一其使之長率以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于營者使或副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以番上獨教授常

在衛治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曆二年武衛都指揮使洪灝分衛事治營中廼曰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游上庠得受教于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教學無所于在非闕典欵此誠灝之責也時亞安方為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廼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廼基乃堂于其燥剗覲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開台來代亞安見儲侍之既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于是經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思孟子配從祀于哲分位殿中東西嚮七十二弟子繪廡下作講堂齋廡庖廡垣墉門術皆如常制凡費用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

阿禮海牙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舊臣敦詩書禮樂以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為度營旁地得二千畝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于上命臣集記之臣集受詔謹具其事廼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

太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

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廼得優游弦歌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以為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以為壯者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則雖制挺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悌忠信之行也誠使剗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于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得遠順

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國家名顯后
世復何疑焉然則孝校之設豈小補哉敢作詩以頌之其詞
曰
皇命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外惟則周廬列藩環拱中
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武衛載度新宮其帥有文以為
已功衆勸其來有敏其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
告 天子天子曰咨我旅多士戢爾干戈妥爾鞭弭俎豆游
歌庶其在此侃侃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勗爾忠貞出奮
于征歸力于耕輯睦靖恭勿怠勿爭有牲有醴歲時用享觀
德于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
崇墉言、過者式之有仇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有刻
詞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黃籙普度大醮功德碑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 皇帝燕居穆清撫時
康寧中心無為以宇至正踐丕承之位著若有見于美墻迺
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宗祖委祉錫禧式克至于今
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予曷敢
弗顧誕乎宗廟蒸嘗之事有司具矣然而雲蒸霧滃予何以
見其降升天回日旋予何以識其往來有能為予專志意以
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遺 世皇睠惟儷極之賢克相內
理然而蒼梧弗從降灵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枝
繁茂豈無蘖芽之傷雲漢昭回惜有氛祲之掩觸念毫髮疾
心丘山有能為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
民物一視宇宙庶蒸蒿悽愴予猶有慨于神明幽沉抑塞詎謂
可忘于臣庶有能為予發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頓首言曰
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間其事甚重非臣所得

專任請與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有黃籙齋科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群生于屯昧請以是昭塞旨意之萬一 皇帝若曰俞哉庶其在茲乎時則有若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教妙幹道樞神仙演道大宗師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履道以老成敦厚之資深符真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臣吳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化机並領玄宗共承明詔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千衆即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籙白簡萬通啓長夜之幽為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摠祀神之儀物詞臣具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內府發金繒而弗吝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鄰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不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于上溥天之澤莫

不均被于下赫々洋洋洞々煌々一時盛典蔑有加焉於是陳玄功于翰墨留芳迹于庭除禮也謹按故事昔

憲宗皇帝甲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大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而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人之心常執之于方盛之時不逸豫于未央之日用能保鴻圖于永固御景福于方來者此其故歟嗚呼盛矣乃頌之以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群公在位曰此人事未究玄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以成天工實契我心長春之宮密迩帝所極爾縟儀勿制常數飛章列符萬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常制犧牲粢盛既克既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車於焉會朝德音布

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下沉九泉誰復念之今振
而興俾承生基茫々八埏同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秭域
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詠歌以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近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于
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為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茅降 詔書護作方
鳩工而留孫歿後二年今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大
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作大門殿
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年作東西廡東
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之尊貴者列廡如官
舍各有殿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于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
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

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禱于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
象帝與其妃夫人嫫寺之容天曆建元
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長公主于全寧還及國門 皇
后迎母于却主祀神拜既而後即其邸 天子乃賜神寢名
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為屋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
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 勅命
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詞曰

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威在 天子有岩岱宗望之
東郊雨雲來敷魯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
祗祗若 天子神聖惠于民人曠言度思昭德維新冊楹朱
戶納陛登陸青々五組兼幣加璧礼有舉之祗益以因即祠
不違 天子之仁徂徠有原新甫有隄樂具在迤遠于來輯
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

報以先農人祈我穡事我現我稼視迺知遠爾煦爾澤自我
畿甸相彼柔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其條澱以流水駕
言來被受弓載韜思皇朱芾出其闈闔士女車徒來尸來宗
壽夭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祲弗
驚灾厲弗嬰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万年成功則告刻文
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
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
正位井：有序以為孫子萬世帝王之業七年太保臣劉秉
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忽都于思禮部侍郎臣趙
秉溫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
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

而祠之封曰祐聖王以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
內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祀之爾來六十
有餘年國家治平民物繁阜日益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
祀典之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欽迺天曆二年二
月庚子 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于上曰城隍神
廟 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弗葺
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 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
以修 制曰可命茶尹臣賈某董之太史以誣日弗協請俟
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
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寧保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
以前所賜為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
臣阿礼海牙工部尚書臣岩穆忽爾實奉詔領其事且命之
曰庀工而有餘資則以賜諸廟中給恒用於是工部率其屬

以即役土木瓦石金碧丹堊既善既足百工竝作無敢不虔
未幾而告功於是勅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
集拜手稽首而言曰 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
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 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
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于臣矣
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國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雉四周壯于天
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室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坤維以祝
休嘏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群黎百姓罔敢擅禴維神孔迓有
堂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凜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
士女畢來 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
擔楬丹堊弗新何以妥之俾佑我人 皇上至仁思保赤子
聖后念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

成有所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宮府撤弊改撓山藻孔文既間
既安度其王封載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之貺為
國之祉室家祚胤福祿万年貽及于民生養弗愆崇墉嚴
太山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祐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于朝廷
而執干戈以衛社稷于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
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
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為 天子之所信倚外為強敵之所
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
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曆元年 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
丞相燕帖木兒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
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

連川按答罕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曲年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為之主而統之曲年生唆末納唆末納生亦納思

太祖皇帝征乞思火都火都奔亦納思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亦納思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亦納思之子孫忽魯速蛮自歸于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忽魯速蛮之子班都察舉族來歸從討蔑乞思有功

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駕牧之事奉馬湏以供玉食馬湏尚黑者國人謂黑為哈刺故別號其人哈刺赤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論中統初元討阿里卜哥之亂班都察與其子土土哈皆有功班都察率土土哈領其父事是為白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十四年

叛王脫木失列吉入寇諸部曲見掠先朝大武帳亡馬土土哈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朵兒赤延于納蘭不刺以所掠諸部還四月只兒瓦解搆亂應昌脫木以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俘候數十脫木懼而引去遂滅只兒瓦解六月逐大兵于秃刺河八月又敗之斡歡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詔欽察騎驍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失列吉踰金山擒札忽台以獻又敗寬赤哥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金壺盤盃各一白金甕一梳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鷲一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悉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如人臣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為民戶及隸諸王者別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

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群牧
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刺赤屯田益以亡宋新
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
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鵲近郊田二千畝
水碓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
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
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朵兒剌魯禦之二十四年諸王乃
顏叛于東藩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王獲諜者得其情
密以聞諸朝請召勝刺哈以離之他日勝刺哈為宴會邀二
大將朵兒剌魯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勝刺哈計不得
行未幾有詔召勝刺哈王曰北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
將不可制言于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干將反者軍吏
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夜

之力渡禿刺河與也不干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詔王
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也鉄哥其軍萬騎擊走之
大獲乃顏畜牧俘叛王哈兒魯等獻之康里欽察之人先隸
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劄兀兒奉詔
從太師月兒律在軍戰于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披堅執銳以率虎羅之士入
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鬯杓以進漣飲親幸委任已見于當
時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乃顏餘黨於哈刺誅
兀達海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也只里王為叛王火魯哈孫所
攻甚急五月王從一成宗移師援之敗諸兀魯灰還至哈刺
溫山夜渡貴列河敗叛王哈冊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
萬戶府以鎮之也只里有女弟塔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
都犯金山抵杭海嶺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陵我師

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
兵而殺之七月世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

太祖與其臣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
何愧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
去車駕還都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
人如土土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
康廬饒舊籍租戶千為哈刺赤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
之官一子以督賦而割兀兒在宿衛六帥其軍扈從至于
和林兀卑思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督指揮使左
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刺赤之軍
數已盈萬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名鵲細毳
纁素万疋帥其人北獵漢塔海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
掠地金山庸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取乞思吉思明年春次

欠河水行數日盡收其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
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孛羅
察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
兩七宝金酒器白毳帳鈔萬緡獨峯駝五冬召入朝有加賜
則賜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
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
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岳木忽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
賜又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輶輿各一大德元
年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
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有詔割兀
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白容郡王帥師踰金山
攻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大河曰荅魯忽其將帖良臺阻水
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

馬不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生士不知所
為爭起就馬王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
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与孛伯拔都
之軍相遇孛伯拔都者海都所遣援八隣者也阿雷之上有
山甚高孛伯陣焉山高峻馬不利于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
孛伯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孛伯僅以身
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哇徹禿等潛師急至襲我火兒哈禿
之地火兒哈禿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
持挺刃四面上奮擊尽覆其軍歛遁者無幾三年入朝上
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金樞密院事欽察親軍
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
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于王及戰王常為先付託
甚重四年秋畔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王迎敵于濶客之地

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
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于鉄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王
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于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
都哇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持于兀兒禿之地王又獨以其精
銳馳入其陣戈甲憂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
而都哇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
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刺海也可札魯火赤禿
忽魯即赤納思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
下至于諸軍咸以為王功第一無異薛于是安西王与王衣
一鵲一騾二十晋王与王衣一金椀二獨峯馳四而
武皇命王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賞以尚衣貂裘使者
以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圍事重少畱鎮
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

著周飾卿身以兼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鵲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十萬貫九年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割兀兒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六元負太祖之所望于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崇祿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成宗崩訃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以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木忽見明里帖木兒自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土土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以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室珠一海東白鵲一常御幄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先帝所御大武

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
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詞以命之復
有尚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焉至大
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
印玉手印一七宝笠一珠帽一七宝帶一玉帶一七宝束帶
一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鶻四豹二
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
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王上曰以卿有
足疾故賜以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
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宥遇當
臣實不敢上頷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
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
太后又有加賜還邊

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百兩白
金千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十金玉鞍馬一太后加賜夏
衣二十鈔一十萬氊帳一穹廬十特受光祿大夫平章政事
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
少卿延祐元年也先不花等諸王復叛亦忒海迷失之地王
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斧碎
其首血髓淋漓殞于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
服之賜二年与也先不花之將也不干忽都帖木兒戰赤麥
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鉄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札亦
兒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
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
金飾轎即以賜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以待之以宗
室親王之礼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

報國可乎至治二年堯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
勇惟王父子沈机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慄疾有所攻
戰應聲而起神交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
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
士同稟忠義而不安同赴難而不辭以其成大功享大名
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欵按王世家忽魯速蠻贈推忠効
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別毅妻帖
古諡句容郡王夫人班都察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妻禿倫察句容郡王
夫人土土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
容郡王謚武毅妻曰太塔你札只刺真也免曰兀買八里真
也曰囊加真免吉刺真也曰阿八倫免吉刺真也曰塔倫也
也只里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察兒

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太不花御位下博兒赤三曰劄
兀兒四曰別里不花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帖木兒
不花武德將軍管邊康廬饒等處土土哈并哈刺赤戶計達
魯花赤六曰歡差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岳里帖木
兒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出田事八曰斷
古魯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曲出伯
曰完者台曰朵兒只曰訥倫曰某劄兀兒之妻察吉公主楚
王女也曰也先帖你塔兒真也曰也先忽都魯宗室也只
里女弟曰哈刺真塔兒真也子七人長曰小雲失不花武
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燕赤不花賓德大夫大司
農卿三曰燕帖木兒太平王答刺罕右丞相四曰撒敦榮祿
大夫宣徽院使五曰燕禿哈兒闌遺少監蚤卒六曰答里
國公七曰際皮罕幼卒女四人長曰忙哥台適失禿兒駙

馬弟太忽禿魯次日完澤台通相哥八刺王三曰納只罕適
沙藍朵兒只王四曰月魯帖你適阿魯灰帖木兒王臣拜手
稽首而作銘曰維皇

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雷雲險屯盤桓奮興迺
伐遠攻群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孫子分地有疆羅絡森峙
維支之疆宗于本根孰披則離孰固以存赫々世祖大集
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頌茲臣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
近而悖挺為暴強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
徃正迷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
君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蒐爾師累百盈萬牧則
善芻飲漣孔腴衽金以居鳴箭以趨鳴箭咽々壯士心折卷
甲奮驅千憤一快孰為叛夫于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勦屠
勿敢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况及聞死父子百戰從于宗

藩或拔或援我國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于外心服
于內來言來歸矢詞大同洒濯拜稽以朝
成宗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々邊人同我太平桓々
武皇實善將々定策驟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
帝胄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
信史句容之墟接于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
報々殊特勒勳北郊昭示萬國



